



唐代小铜梁山今何在？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胡卫民

小铜梁山的位置在今天的哪里，迄今仍是一个未解开的谜团。

自古一县之名皆以辖区内的某座名山、名江、名寺或名人而得，这也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例如，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武隆县（今武隆区）以境内有南山武龙（隆）山而得名”。而据1991年版《铜梁县志》记载：“铜梁县（今铜梁区）以境内有小铜梁山而得名。”

史料记载的“小铜梁山”在今合川区与潼南区交界处，民间有把合川区以南五里地的铜梁洞称“铜梁山”之说，山上有座二仙观。铜梁区文管所原所长叶作富认为，今合川以西的山叫“大铜梁山”，而合川以南的山叫“小铜梁山”。铜梁文史研究者彭强则曾一度把今铜梁区维新镇与潼南区田家镇交界的城门洞坡那座山叫“小铜梁山”。也有的研究者通过长

（界山）疑似“小铜梁山”。因为它处在合州管辖区域与遂州或遂宁县的交界地带。

潼南区地方史研究会会长杨昌庆对此课题已关注多年，作为渝西地方史研究的资深人士，他持“小铜梁山”疑似在柏梓镇郭坡村境内、距朝阳山10公里左右”的说法。他在《铜梁置县潼南境域史》一文中写道：据康乾时期《大清一统志》“重庆府——附重庆府图所标明，合川之北有纯阳山，向西延伸为龙多山、青石山，再西为小铜梁山、望多山接遂宁县界。”究竟是不是朝阳山或前面提到的某座山呢？还有待进一步综合考证。

原来认为“小铜梁山”在别处的彭强又有新发现，他综合自己与各方考证认为，“小铜梁山”在普州（今安岳县）安居县（俗称上安居）与合州铜梁交界的奴鸡山，或此山附近的某座山。换句话说，奴鸡山有可能疑似小铜梁山。铜梁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曾凡久也认为，“小铜梁山应在今国道319线潼南区太安镇与柏梓镇之间。

因铜梁及该县周边的青石县、崇龛县、巴川县、上下安居县因兴衰合并，复置无常，其位置又多有变迁，明代以前，这一带百家姓的族谱早已荡然无存。加之古籍中总是以县城为中心点的东西南北多少里的介绍方法，不具体标明“小铜梁山”在何甲、何乡、何镇、何里，客观上增添了精准确定“小铜梁山”具体位置的难度。

年累月的考证，得出“小铜梁山”可能在今铜梁区二坪镇至今铜梁城之间。更多的文史研究者认为，“小铜梁山”在今潼南区柏梓镇或太安灌坝一带，此山的位置应没有越过柏梓河的南岸（即右岸）。

为一座山的位置究竟在何方而引发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探索，在渝西地方史和考古史上实属罕见。

随着研究的推进，近年来又有文史研究者认为，潼南区柏梓镇境内的朝阳山也称“小铜梁山”；也有人认为帽巾山古称“小铜梁山”；也有文史研究者认为合州（今合川）与遂州（今遂宁）交界的青石山

既然有文史研究者认为“小铜梁山”应在今潼南区柏梓镇或太安镇一带，那么不妨听一听潼南区地方史研究者刘华怎么诠释。据刘华介绍：“《旧唐书》载铜梁（县）初治奴仓山南。由乐史著乐史《太平寰宇记》（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文楚等点校）载旧经（以前的记录或旧有的地理描述）在今县北四十里，奴仓山北列宿坝上。可是问题又来了，奴仓山又在哪儿呢？查阅史料得知，《舆地纪胜》载：“奴仓山，《续通典》云，在铜梁县北四十里，今县有仓山里。”

彭强认为，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编著的地理文献《元和郡县志》记载：“小铜梁山在县（即铜梁治所代场坝）西北70里处”。此说法应是可信的。而且是非水路的话，可能没有越过今天的柏梓河。最起码有个计算里程的参照点。也算为找到“小铜梁山”具备了一个前提条件。

笔者认为，铜梁区融媒体中心副主任赵兴明用14年时间考证后，撰写的《有一个名字叫铜梁》，以及彭强撰写的《唐宋铜

梁县治“东流溪坝”考略》、刘华写成的《铜梁行政区域沿革考》三书，较接近事实真相。

实地走访时，发现潼南区新胜镇喜欢研究这一课题的爱好者还大有人在，他们都认为唐代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志》载：“取小铜梁山为名，小铜梁山在县西北七十里。”此句可作为找到“小铜梁山”的参照物，而经过两区文史研究者几十年的考证，此“县”，应指东流溪坝上建的铜梁县城，当时县治所在东流镇，这个认知，已成共识。

近日，笔者查阅《中国历史地名词典》，发现书中有如下记载：小铜梁山亦名铜梁山。在今四川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西北。《元和志》卷33，铜梁县“以小铜梁山为名”。《清一统志·重庆府一》：小铜梁山“在铜梁县西北六十里。《元和志》：铜梁县取山为名”。这个在铜梁西北六十里，是清代的记载，清代的铜梁正好在今戴场坝（旧称东流溪坝），而戴场坝距离今天的潼南区柏梓镇柏梓河的南岸一带，步行旧道在60里至70里。

黄泥湾的秋收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茂平

一夜之间，黄泥湾周围青绿色的稻田便镀了一层金。秋前无谷打，秋后满田黄，秋收就要开始了。黄泥湾有十来户人家，每到秋收，大伙便组织起来，一户挨一户地收割，互帮互助已在黄泥湾约定俗成，罗么爷便是大伙推举的牵头人。

罗么爷是黄泥湾德高望重的老庄稼汉，犁田耙田，栽秧拔谷，样样精通。秋收开始前，他仔细检查木挾斗、斗架子、竹围席那些家什，该修的修，该补的补，箩筐也换上了新箩索，平滑的镰刀拿到铁匠铺去“发水”，让镰齿变得更锋利，将稻草搓成细绳缠在刀把上，这样割稻时更合手。

先从哪一家开始收割，得由罗么爷说了算。收割前几天，他头裹汗帕子，嘴叼竹烟竿，亲自走上田坎查看每家的稻田，像低垂的谷穗一样弯下腰，将谷穗摊在手掌中，仔细观察稻谷的成熟度。黄泥湾的每块稻田受肥力、光照等影响稻谷成熟度是不一致的，收早了会影响大米品质，收迟了稻谷容易自行脱落，这个度就由罗么爷拿捏了。

收割的头天晚上，罗么爷通知大伙集合，他要晒场秋点兵。要收稻谷了，晒坝上男女老少兴高采烈，罗么爷从家里走过来，穿着灰色的短袖布衫，白头天上缠着

的汗帕子搭在肩上，嘴里依旧抽着叶子烟。他慢步走到晒坝，小辈赶紧给他让出小板凳，他坐下吸了两口烟，大声说道：“我说正事了，明天从李老三家开始收割。”大伙立马安静下来，罗么爷站起来分配任务，哪些人抬挾斗，哪些人割谷子，哪些人挾谷子，哪些人拖谷草，哪些人晒谷子，哪些人弄伙食，安排得妥妥贴贴。罗么爷的儿子罗蛮子一听没安排他，急着问：“我干哪样呢？”罗么爷不紧不慢地说：“你当然负责担毛谷子撒。”罗蛮子长得膀大腰圆，有一身好气力，人本分，快30岁了却还没对象。

第二天清晨，东方地平线发白时分，大伙已经在稻田里忙活起来了。天上的星星还没有散去，眨着眼好奇地看着这帮早起的农人；月亮也没有离去，它也要欣赏一下这秋收的场景。稻田里，割稻人镰刀轻快地上下晃动，两大把稻子便是一个谷把子，谷把子顺着挾斗两边整齐排放，方便挾谷人取用。挾谷人体力好，也讲技术，“嘭”的一声，第一棒打下去，倒提谷把子快速散开抖动几下，确保谷粒都散落在挾斗里，前三棒都是如此操作。两个人你一棒我一棒，“嘭嘭、嘭嘭、嘭嘭……”挾谷声带着节奏，在田野上空回荡。挾完谷粒的谷把子放置在挾斗耳朵两侧，三个谷把

子便捆成稻草人，挾谷人拿起一把稻草，双手一合，横着手一拉，稻草人便被捆好抛在斗后，然后俩人拉着斗耳朵，挾斗便向前移动一大段距离。大伙都喜欢盛有水的田块，凉爽不说，双腿陷进田泥也抽取自如，割稻自然就不用把腰弯得很低。最老火就是叫作“火罐泥”的田块，田里没有水，田泥半干，双脚陷下去抽出来就如同戴着铁镣。

挾斗里的谷子盛满时，便要出谷子了。罗蛮子早就带着箩筐在田坎上守候，挾谷人奋力将挾斗拉到田边，取下斗架子，翻出斗里的撮箕，一撮一撮将谷粒装进箩筐，箩筐装满还要垒上一个尖，一挑少说也有两百斤。但对罗蛮子来说，这完全不在话下，他稳稳挑起，走过田坎，走过毛狗路，下坡腿不闪，上坡脚不软，甚至都不用换肩，一步步将毛谷子挑到晒坝上。以前乡间计算田块的面积就以产量来折算，四挑一箩就是一亩。整个上午，罗蛮子已经挑了两亩多的谷子。按照黄泥湾的惯例，当天一户的稻谷必须收完才能吃午饭，一般在下午两三点吃午饭也很正常。所以临近中午时，主人家煮好了鸡蛋汤圆送到田坎上让大家补充体力，叫作“打么锣”。汤圆用橘饼馅做成包心汤圆，像拳头那么大，

罗蛮子能吃下十多个。

罗么爷自然在田边指挥挾谷，他最担心的是挾谷时把谷粒抛撒在田中，不时提醒挾谷人注意手势。他还要在晒坝上晒谷子，挑回的稻谷还淌着水，他把稻谷反复摊晒，水气才慢慢蒸发，再用竹筛筛去稻草，金灿灿的稻谷摊满晒坝，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

正午，烈日当空，骄阳似火，泡桐树耷拉着叶子，显得垂头丧气的样子；秋蝉也赶紧躲进林间，有气无力地鸣叫几声。但阳光越烈黄泥湾的人仿佛就越来劲，“嘭嘭”的挾谷声更加铿锵有力，连小孩子也冒着烈日到田里捡漏掉的谷穗，帮着大人往田坎上拖稻草人。有时脚陷得太深，拔不出来，便一屁股坐在泥水中。已是下午时光，收完稻谷的人们来到堰塘边，连人带衣纵身跃进堰塘“牛滚水”，畅快地洗去身上的泥和汗。此时，主人家已在门口招呼：“快来吃晌午饭啦！”

黄泥湾的秋收每天进行着，直到家家户户颗粒归仓。那年秋天，罗蛮子处了对象，邻村的陈姓姑娘相中了他；李老三家喜添了一对双胞胎；张大伯家的姑娘考上了大学；王麻子的儿子光荣参军……黄泥湾的秋天总是有满满的收获。